

人生之歌

曾霖初遗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人可敬 诗可亲 德可师

郑妙昌 陈育人

大约是1980年的春夏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外语的广西出版局顾问曾厦初同志，给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几位同志寄来一些诗作；这些诗作乍看很平凡，细读却别有一番韵味，就象平时多吃了油腻，偶然吃上几片红薯芋头，觉得是难得的可口美味。文艺编辑室的同志选择几首，登在当时该室编辑出版的大型刊物《叠彩》上。老曾很谦虚，来信说，所寄的诗，只想听听意见，没想到要登上刊物的，千万不要为了“照顾”而影响刊物的质量。他一贯以工作为重，为他人着想的品行，由此可见一斑。

工作之余，他喜欢写点诗，写下几首，便集成小册，自己油印分寄给熟人和朋友。可谓有感而发，自得其乐。直至病入沉疴前，我们还读到 he 寄来的诗作。他写的诗有几百首之多，经整理收入他这本《人生之歌》一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俗话说：文如其人。他的诗，不事雕凿，质朴流畅，并富有哲理和幽默感，读之朗朗上口。整理出版他的诗歌，除了表示纪念和敬意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人生之歌》中如见其人，获得裨益。

厦初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按照周恩来同志的布置在白区开展地下工作，

建国初期当过江西省新华书店经理，1979年任广西出版局的顾问。他一贯以大局为重，组织把他安排到哪里，他就到那里好好工作，没有半句怨言。1958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从中央文化部下放到江苏高邮县。一年后，回文化部《新文化报》担任经理。1960年，党中央又号召中央机关下放干部支援灾区。1958年他已下放过，按规定已不该下去。下放名单里也没有他。但在下放干部临走之前，有一位干部因家庭发生事故不能下去。当时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的华应申同志偶然在楼梯上遇到他，顺口问一句他能不能去？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可以”。于是，他就第二次下放到江苏省丰县。三年后，他放弃回京工作机会，举家南来广西，安排在广西人民出版社任总编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前夕原任副社长余英同志逝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这个总编办公室主任成了广西人民出版社“头号走资派”。南宁第一次“大游斗”时，“走资派”们集中被关在广西艺术学院，按各人身份对号挂“游斗牌”，别人看见游斗牌怕得发抖；他与众不同，坦然上前拿了自己的“牌”挂到脖子上。对于大会小会的批斗，他不亢不卑，泰然自若，批斗后照样吃饭、干活、读“毛选”，晚上一样呼呼睡大觉。他的“生物钟”毫不紊乱。为什么？这也许是他“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缘故吧！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他也被赶去“劳动改造”，“上班”路上他踩单车，有的青年工人敬佩说：“走资派！搭我上班！”他也不计较，搭就搭。工人们见这位“走资派”是个大好人，他身体不舒服便偷偷给他送药，脏活重活再也不让他做。后来他得“解放”，将补发的工资一部分交党费，剩下的买插秧机和

收音机给他的江西老家生产队。再后来，他又当回出版社的领导，对斗过他的、骂过他的、抄过他家的人，无论哪派，概不计较，反而相交日深，共事和谐。同志们说：老曾是一个没有任何私怨的人，他的公德心，他的诚实和善良，堪称少见。所以凡在“文革”中对老曾不是的人，到后来没有一个不在内心深深的感动和忏悔。这种德的感召，对不失良知的人来说，比任何方式都显得更有光辉和力量。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老曾可说是一辈子做好事的人。

七十年代末，广西人民出版社才建了一栋两室一小厅的套间楼房，开始他不肯搬进新居，说要让给其他同志住。后来因安排单身汉住他那间一家几口已住了十多年的只十几个平方米宽的房子，他才肯搬进去。搬进去后，有关同志发现，老曾住的那套间阳台正对着外单位一间厕所。管理房子的同志感到过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要他另搬。他说：“不要紧，住哪都一样，反正这套间得有人住。为什么领导干部要住好的呢？现在我不是住得挺好吗？”

公家的小车，他几乎不坐。他到广西民族印刷厂蹲点都是骑自行车。这自行车已有十多年历史，说是公家的，其实除了三角架其余都已换过，不管大换小换，大修小修，他从不向公家报销。有次他家来了个老姑妈，回去那天行政科同志见老曾为这位老姑妈拿着行李要上火车站，便主动派车送他们。开始老曾不同意，后经同志们再三劝说才肯上车，回来后就立即主动交费。

出差办事，他基本上是来去自理，自己骑自行车到火车

站排队买票，买不到卧铺就买硬座。1979年盛夏的六月，他一人出差在外，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南昌，都是乘坐火车硬座。他说这样可以节约点开支，同时也可以考验一下自己的身体。

他这个副社长还分管过行政工作。当年出版社干部极少有电视机。公家有一台彩电，他每天晚上开给大家看，看完后又收拾凳子，打扫场地。一次食堂拉回一车煤，为了让工人休息他利用午休时间，一个人不声不响把一车煤卸完。感动得食堂工人个个点头称叹！

出版局的稿纸、信封、信笺，许多同志用起来大手大脚，可是他经常把用过的信封翻过来用。他喜欢练毛笔字，可从来不用一张好纸，总是用旧报纸和各种废纸。连贴在办公室里告诫自己的警句，也是用油印过一面的废纸来写。……

1963年调整工资，他当时是出版社总编办公室主任，按规定要套编辑级，比他拿行政级的工资每月可多三十多元。可他这么说：“我拿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已经感到惭愧，再不应该增加我的工资了！”坚持不套编辑级。

他六十八岁那年，组织安排他当顾问。但他仍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是以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孜孜不倦地学习，主动地工作。

他自学英语已坚持数年，1980年他还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他当时写了一首诗：

六八学英语，
孜孜未觉迟；

勤读千万遍，
款款似流溪。

英语有何用？
借以广知识；
为了现代化，
争取尽绵力。

他在北京一面学外语，一面尽量为局里办事。为了办事，他经常挤公共汽车。在北京办事挤公共汽车也是令人头痛的事情。可他从无怨言。有时办事往返于郊外和市区之间，在车上腿都站肿了。办完每件事他都认真地给家里同志写信，几个月里他写的信竟达五六十封之多。有的同志见他如此奔波劳累，写信劝他。他回信写道：“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怀和信任。反正我这个人活着，总有我可以干的事。……在一切时间空间里，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我都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我也有雄心壮志，但我的雄心壮志是和小事情连在一起的。”

是的，他的雄心壮志就是一点一滴地为社会、为工作、为他人奉献。他既可以率领过整个出版社，每年审读几百种书稿；也可以为集体铲煤、冲厕所、扫公共场所；甚至他离休回老家后在他居室里办起小小图书室，召接周围小朋友来读书，教他们学英语，……在一切时间空间里，他都容易得到“满足”。这“满足”就是无时无刻都在默默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他人。

在他得知自己患了无治愈希望之症以后，怕花国家太多钱来医治而又无补，便再三向组织提出不再医治。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最后，他停止饮水和进食（实际是拒医）。他这种病（晚期糖尿病）不饮水便无救。三天之后，他终于离开了我们！……

他在行将离开人世之前，留下一份遗嘱：

老人写遗嘱，	留给后人读。
余活八十载，	从未行私祀。
身经海陆空，	足履城乡路。
乐则与民乐，	苦同大众苦。
生得极平凡，	死宜从简朴。
人生终一死，	汝等不必哭。
不可争相要，	死人身边物。
遗产献国家，	公益公做主。
工资若有余，	全数缴国库。
尸骨不留形，	化做肥泥土。
小曾和小陈 [■] ，	为我多辛苦。
乞覓一枝栖，	自创光明途。

他——曾霞初同志，即便死也还是没忘为社会作些什么奉献，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优秀共产党员，一生冰清玉洁，光明磊落，勤奋工作，堪称我们出版同仁的楷模。

■：是老曾病中照顾他的外女和外孙女。

目 录

人可敬 诗可亲 德可师	郑妙昌 陈肖人
从头起	(1)
喀什—黄昏	(2)
小毛驴	(3)
翻 山	(4)
孤山—府谷途中	(5)
迷 路	(7)
光头山	(8)
过秦晋高原	(11)
过天山	(12)
火 车	(13)
两次到江西	(14)
雪奇冤	(15)
他日“牛鬼”得奋蹄	(16)
少 女	(17)
练奇功	(18)
六八学英语	(19)

今天来上英语课	(20)
社会是课堂	(22)
开会很有趣	(23)
看了《三月雪》	(26)
俯瞰黄河有感	(27)
我爱你	(28)
学习好比上天梯	(30)
诗言志	(31)
创 业	(32)
活着为什么?	(33)
冲破旧篱笆	(34)
争相显神威	(35)
攀山涉水	(36)
纺织娘	(37)
安逸与艰苦	(38)
领到旁听证	(39)
读同志们来信有感	(41)
我总是想着生	(42)
人生何事最光荣	(43)
深夜乘车过市所见	(44)
八十学吹鼓	(45)
奔	(46)
夜深沉	(47)
庆祝青年节	(48)
米、芝麻、手掌	(49)

三种人	(50)
化 装	(52)
路	(53)
漂 亮	(54)
脑 瓜	(55)
红与专	(56)
神和上帝	(57)
回乡记	(59)
我 爱	(61)
顾 问	(63)
新	(64)
老 伴	(65)
路	(66)
肥与瘦	(67)
我 诗	(68)
我 是	(69)
警 惕	(70)
生 命	(71)
万字歌	(72)
生和死	(73)
看夕阳	(74)
谁知旅客苦	(75)
人 问	(76)
要	(77)
致万文生部长	(78)

关山险阻也能攀	(79)
练跳绳	(80)
打麻将	(81)
大的里面有小的	(83)
万物有好坏	(84)
为什么我爱戴高帽	(85)
太 阳	(86)
新和旧	(87)
何时止	(88)
世 界	(89)
定 居	(90)
做日和尚撞日钟	(91)
人 生	(92)
登庐山(十二首)	(93)
领到离休证	(98)
念 经	(99)
百灵和狮子	(100)
草和崖	(101)
我想得到	(102)
我有两个	(103)
快把精神变物质	(104)
理想、妄想	(105)
自有贤能胜我曹	(106)
此生欠了四笔帐	(107)
母 爱	(108)

真理是靠山	(109)
做与不做	(110)
庸人自扰	(111)
新旧交替	(112)
美与丑	(113)
想南宁	(114)
急中生智	(115)
感情是一匹野马	(116)
权 威	(117)
出 院	(118)
遇事问个为什么?	(119)
世上无好人?!	(120)
条 件	(121)
日后报佳音	(122)
捉拿真的	(123)
把自己变成吸铁石	(124)
报佳音	(125)
真假两个理	(126)
小小房间里	(127)
人走茶就凉	(128)
看病过五关	(129)
离休、退休	(130)
知 识	(131)
自 珍	(132)
牢不可破	(133)

衣食住行	(134)
明月为何不与情	(135)
思 亲	(136)
保密匣	(137)
比	(138)
有奶的是我妈·····	(139)
假如我是一只狗	(140)
从哪里来	(141)
游桂林	(142)
相映趣	(143)
风和雨	(144)
怕	(145)
梦境谈情情是虚	(146)
人	(147)
冬青树你真好!	(148)
美的追求	(149)
莫把光阴负	(150)
岁月无情人有情	(151)
同志情	(152)
长与短	(153)
谁是我的母亲	(154)
风	(155)
才	(156)
莫待斯时恨已迟	(157)
情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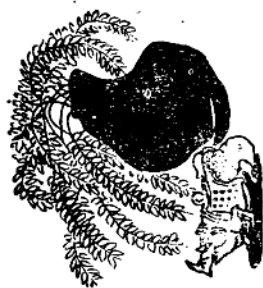
同唱一台戏	(159)
“过”	(160)
晚上看电视	(161)
识人难识内心肠	(162)
信有不信无	(163)
为政清廉	(164)
走吧	(165)
上下交征国势危	(166)
青 蛙	(167)
治害要坚决	(168)
广告宣传应安家	(169)
贺聚会	(170)
男女之交	(171)
家史留佳话	(172)
好 诗	(173)
学做诗	(174)
社会、自然	(175)
病中杂感	(176)
新	(177)
合与分	(178)
好 诗	(179)
自立更生	(180)
引 路	(181)
资产阶级自由化	(182)
死人变年少	(183)

莫悲观	(184)
错 误	(185)
管制与自由	(186)
赠斌、梅儿(一)	(187)
赠斌、梅儿(二)	(187)
赠斌、梅儿(三)	(188)
晚 景	(189)
人 生	(190)
家	(191)
遗 囑	(192)
书店生涯	(193)
 震初，我们永远怀念你！	徐雪塞 (241)
怀念我的好师长——曾震初	白晓朗 (246)

从 头 起

人逢花甲从头起，
南宁——喀什征万里；
我辈不唱孤魂曲，
一生为党掣红旗。

71.10.11于喀什



喀什一黄昏

难忘喀什一黄昏，
饭馆食堂尽关门；
银行同志笑相迎，
饱我饥肠醉我魂。
六人陪坐谈形势，
革命情谊倍亲温；
萍水相逢如久别，
海角天涯处处春。

71.10.11于喀什

